

戰地生活叢刊



天 虛 著

8571
130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戰地生活叢刊

第二種

兩個俘虜

天虛著

857.1
130

目次

戰地生活
叢刊之二 兩個俘虜

目次：

(一) 和總部匯合了！	一
(二) 總部帶來的寶貝	二
(三) 我想起了嚴重的問題	三
(四) 敵人的政治資本	四
(五) 死不繳鎗	六
(六) 血又教訓了我們	八
(七) 「我明白了！」	九
(八) 訊問的場面	一二
(九) ××四郎	一三

(一〇)「迫于法令」.....	一五
(一一)「民衆是相信報紙的」.....	一六
(一二)「他們的理論」.....	一八
(一三)「滿洲國與日本無關」.....	二〇
(一四)「要殺便殺吧!」.....	二一
(一五)「戰爭對我們沒有好處」.....	二三
(一六)「這樣相處當然是很好的」.....	二四
(一七)「還有理由麼?」.....	二五
(一八)「敵朋友」.....	二七
(一九)「在我們隊伍裡」.....	二八
(二〇)「當兵」.....	二九
(二一)「他們是派來的嗎?」.....	三三

(二二)快活的人羣.....	三六
(二三)一段插話.....	三九
(二四)蛻變中.....	四一
(二五)「難道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完了麼？」.....	四二
(二六)「民衆歡迎你們」.....	四七
(二七)「朱，就是朱德嗎？」.....	五一
(二八)「良心話」.....	五四
(二九)我這樣期待着他們.....	六〇

本叢刊中各書，均係作者原著，其版權已歸本公司所有。
如有胡亂割裂或抄襲翻印，一經發現，即當依法追究，決
不姑容。特此先行警告。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

一 和總部滙合了

從延安出發以後，我們這個抗敵別動支隊——「西

北戰地服務團」就一直是單獨地行動着。我們踏過了一千多里的路途，由黃河西面渡過了黃河，到太原；又南下至榆次，太谷……越過高山，穿過深阱，經過了一個個的村落和縣城。

這些地方，有些是先後被敵人尾追着我們佔領了。我們有時在敵人的前方，有時在側翼，有時到後方。

這當中，我們受到過潰兵的騷擾，也曾經讓敵人的偵察騎兵追到只距離了二十來里。

伴着很少的武器，拖着笨重的食糧和行李，隊伍中還有三分之一的女同志。但是，一直地，我們是單獨行動着：走我們的路，做我們的工作。



在和順縣屬的驛城鎮，我們這個支隊歡躍了，像海洋裡探險的孤舟發現了大陸；更恰切些說，像別開慈母得很久了的小孩，從新投入那溫暖的懷抱。

嘗聽着總司令部也將要到來這兒時，每個同志都把它當作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彼此的傳告着，熱歡的空氣，霎時間把我們整團人包圍了。

這歡忻還不僅僅是滙合，總司令部的到此，除帶給我們了這情感上的歡悅之外，同時也帶給我們來了許多預料中的珍貴的抗戰材料。如我們曾經看見過的許多指戰員們，光榮地穿着的我們繳獲來的日本大正年間製下的黃呢大衣；還有金錶，自來水筆，煙盒，以及別的許多日用精巧玩意；還有漂着島國美人眼波的相片，心血淋漓的纏綿的情書。

然而，這些仍舊還是一般的，在我們都並不那麼出奇地去注意它！

二 總部帶來的寶貝

使我們感到最大的興趣，惹動大家更深的好奇心的，却是聽說總部還帶來了幾個日本俘虜。

「老天，日本人是怎麼個樣子的？」有些由邊遠的田地間出來的同志，他們沒有看見過日本人，他們熱烈地跑來圍着我問。看那樣子，是恨不能馬上去一瞻豐彩為快的。
「還不是有鼻子耳朵的一個人！」我真覺得找不着適宜的字眼來說明，讓我這同志馬上像見到了日本人那樣，只好這樣玩笑着搭訕開了。

「像我們中國人一樣，只不過說話不同。」另一個同志這麼補充一句。
那同志對於他的這解釋，比我那籠統的答覆還令他不滿意，投給對方一瞥輕蔑的眼色，悵悵地走開了，好像說：你懂？

三 我想起了嚴重的問題

我心裡縈轉着一些問題和心事，我想去看一看俘虜。

這次抗戰過程裡所發生的一些新問題中，俘虜成了最嚴重的一個。日本的民衆，日本的士兵們，在經久的愛國教育的政治欺騙和武士道個人英雄主義的麻醉下，他們的腦裡，灌滿了「天皇」，灌滿了「大和魂」等毒汁。對外作起戰來，犧牲的精神和那種頑強，實在是使人佩服的。但近些年，由於世界的進步，進步思想的浪潮，也同時沖激到了「大和魂」的「王道」，這些欺騙的面目，便一天天地逐漸被暴露着。

這次和中國作戰，這種新的表現是用了他們國內反戰的熱烈姿態最明顯地給人們看到了。

四 敵人的政治資本

我們覺得和敵人作戰，俘虜問題的注意，在戰畧上也有着相當的意義。但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毫不介意，從前有些抗敵的部隊，在偏狹的理解上，曾用報復和洩憤的感情，對失去了抵抗力和戰鬥力的敵人，任意地虐殺過。這些事實，却剛巧中了敵人的好計，利

用去添加敵人的政治武器，讓他們誇張起來，作了鼓動士氣的好材料。他們把燒焦了的，沒有腦袋和沒有耳朵、鼻子的屍體，放置在廣場裡，然後召集了許多士兵和民衆們來看，（當然，這不一定是我們的作品，但敵人確有人受到和看見我們流行過這樣的作風的，所以，一傳開來，他們仍舊相信。）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軍閥們，貓哭老鼠假慈悲地落下淚了，對着這些把感情沉在激動中的人們說：

「同胞們，瞧吧，這就是未開化的，野蠻的中國人的暴行。我們愈是這樣，愈是受他們的慘待，愈應該堅定我們的決心和提高我們的勇氣，消滅他們！在文明的現在社會裡，絕不容留這樣不開化的民族存在，有辱我們東方文明！我們要爲世界除害，爭我們大和民族的榮光！我們要去殺那些野蠻的支那人，振我們大和民族的正義，宣揚我們天皇的王道，振我日輝旗的威風，這是男兒最光榮的事情，死了更是無比光榮的！我們千切不要做出那辱沒我們大和民族的光輝的行爲，——我們至死不能向敵人投降，向「匪徒」繳械！而且，我們如果繳了械，被野蠻的支那匪徒殺了頭，我們死了不要緊，我們做了無頭鬼，我

們的靈魂再也找不到路，再也不能渡過汪洋大海，再也回不到我們日輝照耀下皇皇的光榮的大日本來！而且看啊，這是多麼慘，多麼難忍的苦刑喇！當我們遭受到被野蠻的支那「匪徒」俘擄了去，以後的境遇……我們寧願光榮的戰死沙場，不要屈辱地活着去做俘虜！最危急的時候，我們可以自殺，萬不能讓那些野蠻人把我們活捉了去受慘刑……」

泣聲和吼聲會把廣場震動了！每個人的血液裡，在這激動的感情中，會深深地把這意識滲透進去。他們永生也不忘記，而在戰鬥的時候，在被圍困到繳械的時候，這意念會更強烈地燃燒起來。

五 死不繳鎗

在平型關戰鬥的時候，我們把敵人的兩個聯隊，一齊打得退在一條深谷裡，根據過去的作戰經驗，此時的敵人，應該是毫無抗拒的全體繳械了！但這些生着同我們差不多

樣臉孔的人們，却像他們說着的那吱吱喳喳我們聽不懂的話樣的，別具着一副心肝，他們像中了瘋魔似的，瞪大了紅眼，怒氣沖天地握緊了他們的槍，瞅着機會射殺我們。即是放到最後一粒子彈，當我們迫近時，還把刺刀上起來迎着我們衝；有的看着逃不過手，真是自己把自己刺死了。這樣，直逼着我們不得不送下一頓手榴彈，把他們三千多人，一個不留的打完在夾道中。

在這次廣陽戰鬥，敵人讓我們打潰了，我們佔領敵陣地時，一個負了重傷被遺下的士兵藏到一輛鋼甲車底下，被我們發現了，見他帶了重傷，便找了個衛生員來準備給他上藥纏紮帶。我們的衛生員走近去叫他說：老鄉，我來給你上點藥。當無他是聽不懂的，但他可以由衛生員的態度和舉動間了解並非是惡意的。當衛生員走近他待要拉他時，我們的衛生員陡然躺到了，受了傷的敵人的刀尖，深深地刺入他的脅窩。還有一個，已經被我們追得逃到一灘泥濘裡，那灘泥陷進了他的半截身子，再也動彈不得。我們整連的人緊緊的圍困住他，我們想把他救上來，我們決心捉一個活的日本人。我們想了種種方法，

苦於不能說話，示意給他，叫他只要丟掉了槍，我們可以救他上來。我們走進去拉他，他的槍便提了起來，兇狠狠地把那閃光的刺尖，向着我們去接近他的同志。

我們沒有方法使他回轉心意，我們沒有更多的理由還讓他活着和我們爭抗，只好一排槍去，就請他安然地永遠睡在那泥沼中了。

像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失掉了戰鬥力時，是可以活着的，而且，我們也正留着寬大的給他們活着的餘地。

「死不繳槍」這句話，是我們每個抗敵的，或與敵人交鋒過的指戰員們，用不勝感嘆的調子在隨便說着的。

六 血又教訓了我們

敵人的死不繳槍，使我們在包圍了他們之後要進行瓦解時，感受了很大的困難和阻礙，使無辜的敵軍弟兄們，遭受了冤枉的悲慘犧牲。

——我們要注意俘虜問題，要建立起俘虜工作！

在艱苦的抗戰過程裡，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經驗和教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太原，我們和閻百川先生談話時，也曾提到了這問題，我們希望他能實行優待俘虜。他很同意我們的這種說法，而且他早已經下令實行着了。但在談話的表示中，閻先生的同意，還似乎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和嚴守國際公法之點上，對於我們的認為優待俘虜的更大意義，是在於加強他們舊意識思想的淘汰崩潰，從而減少我們瓦解敵軍的困難這點上，認為影響是並不大的。

我對於俘虜的有興趣，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希望有機會去採訪調查一下，關於我們隊伍中的俘虜，究竟又是怎樣的？順便也可做點宣傳工作。

七 「我明白了！」

「××，總部要我們派一個記者聽那兩個俘虜說話，你懂點日語，我們一塊去吧！」

在我私心的希望中，丁玲却把這好差使吩咐到我頭上來了。

「好的，就去吧！」

「×同志，去看了來給我們報告呀！」熱心的同志們，深以不能同去爲憾。

隨了來叫我們的人到總部去，路中，我們問他這幾個俘虜是怎樣擄來的？他說：「自從平型關得了那些經驗後，我們加緊注意起敵軍工作來。我們部隊裡，每個指戰員都要學會三句日本話：

「一、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

「二、你們是我們親愛的兄弟！

「三、繳槍不死。

「這四個俘虜是在這次廣陽戰鬥中俘擄來的。還有兩個受了傷，在醫院裡，這兩個就叫他們跟着我們。在擄他們的時候，也是經過了很多困難的：其中一個，把他追打到一間小屋裡去了，弟兄們要他繳槍，在屋外用不純熟的日語叫他繳槍不殺，叫了半天，聲音

雖然非常懇摯，他總不肯放下，也許是爲了口音咬不清的關係，許久，才似乎聽懂似的，在一聲「我明白了！」的笨重中國話中，把他的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槍由窗縫裡伸出來。在先我們還怕他作假，慢慢的才試着提了，開了門，把他放出來。

「可是，他的頑強性，由於懂了我们不殺他的意思而僅僅只克服放下武器。問他話，他假睡着不言語；老百姓去看他們，他們揮動拳腳來亂打亂揍。這又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在我們生活中慢慢的受了感化，才更進步了些。

「他們見我們不殺他們，見我們待他們好，我們的老百姓當他們來打時，只是一哄的散了，並不敢抵抗他們——雖然他們是俘虜，此時應該是弱者——他們似乎發覺中國人並不如他們所聽說的那樣沒有人性吧？有時高起興來，也同我們講幾句話，我們要問他，也很耐煩的答上幾句，而且開始用那塊實在也並不太難看的臉色來對待人了。」

當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便是進步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八 訊問的場面

可愛的朝陽，把一個院子照得溫暖而貼適。當我們走到總司令部時，那兒已經坐滿了人，有朱總指揮，彭副總指揮，任政治委員，左參謀長，美國女作家史梅得萊，丁玲和敵軍工作部的蔡，吳幾位同志。此外還有許多的人們，當中，特別令人矚目的是那穿着黃呢軍服和大衣的異國人。

在他的臉上，帶着農民的樸實，帶着日本人特有的陰鬱，但卻沒有什麼不安的表徵。也許是苦於異國風塵的襲擊吧，雖然在這清明的晨光裡，還殘留着一些倦意。只有一個鏡片了的玳瑁邊近視眼鏡，滑稽地架在他鰲色的粗拙的臉上。他怕好像太陽光，又好像怕誰偷照他的像（他最怕這個），把風帽拉了罩在頭上，背了陽光坐着。

人們的態度也都自若而且悠閒。嘴在談話，手裡有意識無意識地在鼓擊着晒在太陽光下的金色棒子米。

這場面，頗難於使人理解得出是在訊問俘虜的。

記得我們在太原去慰問俘虜時，其中一個是曾因頑強的抗拒而致洞穿了胸脅，被我們當成自己的傷兵運到後方來醫治的，他一見我們便在摻扶他的我們武裝同胞一推之下迅即地倒跪下去。雖說日本人對於跪的這動作，平素就練習得很純熟，然而那情景，使我疑心到他自做俘虜之後，大約一見人就須來這麼一套表演的吧！可是，他不被燒，不被殺，當事者對俘虜這樣的態度，我們認為已經是大大的進步了，只是比之於目今這個場面，却仍舊還需要努力哩。

我們——連俘虜在內，喝着淡淡的可可，各人的態度，閒散到如像老相好們在一起無事談天。一方親切的發問，一方隨便地答覆。僅在當中經過一次翻譯的覆述，使人覺得與普通的閒談有些不同吧了。

九 ××四郎

這時在和我們談話的一個叫××四郎，西京人，父親已不在人世等待領受兒子的光榮了，當生前的時候，是在西京的師範學校裡教書；母親則正像別的日本家主婦一樣，料理家務；有個姐姐，現在仍還在一家小學裡教書。這樣一些分子組成的家庭，自然是清寒的，和大多數的日本中等家庭那樣。

因此，他自己在初中卒業後，便到一家留聲機製片廠裡去做工，爲了他們國裡的達官們，他們的政府，要來中國宣揚王道，幾萬幾十萬條生命給丟在外國的原野裡了，這些達官們還不够味，還要繼續到中國來宣揚王道，於是，他，四郎，又在本年八月九號，以補充員的資格被瘋狂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由工廠裡提出了，驅趕到中國來。分在他身上的工作是押送輜重。另外那個還沒有叫他出來的叫左柏二郎，担負和他一樣的工作。四郎今年才二十三歲，青春的火焰正在他心裡燃燒，談話中，非常惦記和惋惜着他未曾開放的，燦爛的但是將要不等得開花而就萎謝了的青春花朵。

十 「迫于法令」

各人分別地問着他一些閒話，以上便是我們那時已經問過了關於他自己的介紹。

「任政委輕微地抖動着他的短髭，溫和而親切地繼續問道：

「你爲什麼要當兵的？」

「沒有別的理由，這是我們國家的法令！」

「你自己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覺得仍舊還是在家作工好，只是迫於法令！」

空氣一時沉寂了，人們都看着四郎呆澀的眼色，陷在「迫於法令」的玄想中。

在許多勝利品的信件和日記中，千篇一律地告訴了我們，說他們這次的出兵，是堂而皇之的爲了「東亞和平」，爲了效命於他們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這種武斷的

政治欺騙，因為有它的歷史傳統，的確曾統治着一般人民的腦筋。但他們的靈魂是叫屈的，平時，他們是這樣的信奉着，但達到了實際環境，便又原形畢露了。

在許多文件裡，我們同時發現着一顆顆熱烈地被驅趕到異國來送死的屈辱的心，在包藏着一雙雙動人的眼睛，那是嬌妻和愛人的，在蕩着纏綿的溫情，把這些比之於空空洞洞的什麼「東亞和平」，「天皇」，難怪年輕的被欺騙的靈魂要叫苦，要叫屈了；難怪坂師垣團長的一個衛兵在他的日記裡要這樣記着了：「妻的眼睛，比什麼時候都來得美麗，我在車上，和她怔怔的對看了足足有十五分鐘之久，我們的眼睛却給慢慢昇上來的淚水遮沒了！最後，我忍心地避過了她的眼光。不避過又怎樣呢？雖說多看一眼，像多有所得，然而，一想到一別之後啊！一別之後……」（註：平型關戰鬥所繳獲戰死的坂師垣團長衛兵的日記。）

十一 「民衆是相信報紙的」

停默着的時間只是一瞬，任政委又繼續問他了：

「你們同你們的長官有什麼感情呢？」

「弟兄們和我們的長官，大都沒有感情，我們是新被招募的，更談不到這些了，甚至連看也沒有看到過我們的長官幾次。」

「你知道爲什麼你們國家一定要來進攻中國呢？」

「我自己不得而知，但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民衆反日，排日，抗日，我想，也許是這種情形觸怒了那個軍人吧？」

「軍部這種行爲，你們貴國民衆的態度覺得怎樣呢？」

「民衆真正的情緒和他們的態度怎樣，我也並不清楚，但一般來說，我們國裡的民衆，是相信報紙所宣傳的。」

報紙爲什麼有這樣大的統治人腦筋的力量呢？乍聽他這樣說，我們是會發生這樣的疑問的。我們會覺得他是有意的造謠說謊。這其實是不足奇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看

的是中國報紙，自然無法理解得出日本的這種情形。他們全國報紙的種數，沒有中國的十分之一，而每種的銷數都大得驚人。東京出版的幾個大報如朝日、日日和讀賣新聞等，天還沒有亮，當天的報紙便讓火車，稍遠點是飛機，送達到全國範圍的各縣各鄉去了。因此，日本人民，勿論是何種人家，飯沒有吃的，報紙可是要訂；不懂漢字的老太婆，他會戴起招光眼鏡來，唸着漢字旁邊的細小的假名（日本的注音字母）了解意思。報紙的力量，甚至連那並不準確的天氣預報，都會使民衆們迷信着，依賴着。留學生們可以在要好的同學，和親密的房東的隨着報紙的消息而變的態度和臉孔上，知道中日外交關係的好惡。

四郎的這種回答，在他的確是掏出了誠心的。

十二 他們的理論

「那麼你本人對這次戰爭，可又有什麼意見呢？」

任政委和在場人們的笑容，把他也感染了，笑着說：

「這却是很難說。假如我是第三者國家的國民，假如我是英國人或者美國人，則我可發表些客觀的意見，無如我是交戰國之一的國民。但我想，總歸是有一方面的不是，才會引起這次戰事的。」

沉默着的彭副總指揮很快的答上口來了，音調像他的態度那樣：低緩而沉着。

「那麼你覺得日本進攻中國是應該的麼？你們軍隊在蘆溝橋的行動是有理由的麼？」

我們想，這一定窘着他找不到答話了，至少他的話是會吱唔了的。但不，他自有他的那套理由和理論，他滿以為然的侃侃地說：

「日軍之在中國領土內演習，是日本權利範圍內的事；蘆溝橋事件是中國首先發動的，是中國自己本身不好，怪不了誰！」

他這種滿以為理直氣壯的說法，引得我們全都忍不住大笑了。他莫名其妙地，也跟

着我們在他天真的臉上拉起了一點笑痕。

彭副總指揮笑猶未止地跟着問他：

「蘆溝橋的演習，你們是根據了什麼理由說是權利呢？這權利是什麼權利？」

「也許是根據何梅協定！」

「這個協定我們是聽說過的，但未必有這樣一條內容吧？」

「若沒有，日軍是不會這樣無理行動的。」

十三 「滿洲國與日本無關」

「那麼，日本侵略滿洲、台灣等，又是根據什麼協定呢？」

「滿洲自己本身是一個獨立國家，她與日本並無甚關係。」

嘩然一聲，大家又哄笑了。他張皇地轉動着眼睛，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打量，似乎是要找尋出這笑的由來。

「彭副總指揮低了頭，眼光看着地下，似乎是怕自己的眼神威脅了對方：

「當真沒有關係嗎？那麼，你們爲什麼到滿洲國駐兵的？」

「滿洲國成立才五年，自治力量還很薄弱，所以日本要幫助他，等十年八年，他們能自衛自治時，我們的駐兵自然就會撤回的。」

「朝鮮不知自治了幾十年了，爲什麼日本的軍隊仍舊不撤退呢？」

「朝鮮原來是韓國，固然是獨立國，後來他們自願與日本聯合了，日本當然使用不着把兵撤回。」

大家又笑了。有人問他是朝鮮的什麼人請求聯合，但笑聲掩蓋了問話，翻譯者沒聽清楚，不重要的問題滑過了，別的一些問題又來給岔開。

十四 「要殺便殺吧！」

跟着又問了他許多問題，他都一樣的用他們的那套帝國主義者的侵畧理論來給

因果倒置的回答。既然知道他現在只能够作這樣的理解，再問下去也仍舊無所得，有的人便把話頭轉到實際問題上來：

「你們那兒拿到我們的俘虜如何處置？我們聽說拿到就殺頭，是不是？」

「大約只是在戰場上才有生命問題，俘虜之後不至於殺吧！」

「你以前曾聽說過我們怎樣對待你們的俘虜麼？」

「以前就聽說是要殺頭，實際上是如何，我不很清楚。」

「我們殺了你沒有呢？」

大家又哄笑了。四郎自己也笑了。

任政委接着說：

「這就是真的事實。可是，你現在願意我們怎樣處置你？」

「現在既然被捕，殺不殺都聽隨你們的便。」

「你請放心好了，我們並不要殺你，我們是不殺俘虜的。你們過去聽說的，都是你們

長官欺騙你們的話，過幾天還要送你們回國去。」

「非常感謝」……

十五 「戰爭對我們沒有好處」

「你們國裡進行的這種侵畧戰爭，從「一二八」後，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你們到外國來送死；國內民衆增加了多少痛苦，除對你們的軍閥財閥有好處外，一般的民衆，可有什麼利益呢？」彭副總指揮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來。

「是的，我們勞働者，在國內固不用說，生活很苦，就是到滿洲去，工資也一樣很低賤；一般小本商人拿了幾百千把現錢到滿洲去營業，總是貼個精光，結果仍舊赤手空拳的轉回來。只有很少的農民，收得棉花羊毛之類，可以得到點小利益，但常常是得不償失的。」

「既然這樣，你們還何苦來犧牲呢？——我們也只是反對你們軍閥的這種侵畧行

爲，對你們被壓迫的下級長官和士兵，都很表同情，我們願有一天能够共同做事！」

「這點，我現在已明白了。」

十六 「這樣相處當然是很好的」

「中日未戰前，你們的僑民在我們中國，和我們相處很好，一旦戰起，各人分道，原來是很要好的朋友，如今轉眼相見如仇，未免太無道理。現在，我們對你們仍舊很親愛，我們之間，並無任何仇讐，這點，你現在當然是可以相信得下了。」

「我個人也有這樣的感想，十幾年前，那時我雖然還很小，但卻清楚的記得：日本遭地震大災，中國民衆還捐款慰問；不幾年前，中國了受黃禍，日本民衆也同樣捐款慰問。我想，國與國間這樣相處下去是很好的，可是近年來却屢屢發生什麼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又什麼西安事變，這種抗日空氣，也許是被日本政府所逼至此，但我認爲這樣一來，無論怎樣說都是不好的。」

「這個責任，是要由你們政府來負的。防礙我們中日人民友好的，是你們的軍閥！日本佔我們滿洲、台灣等許多地方，你覺得是應該的嗎？假如我們去佔領你們的東京，或別的地方，你們政府會不會反對？試想，你們的民衆要不要反對？日本進攻中國，中國當然應該抵抗；日本侵略中國，中國民衆當然要堅決的反對！這還有什麼不好呢？」

「日本侵略中國，但別的國家也同樣侵略中國，如英、美之在長江流域；德國之在福建；蘇俄之於新疆；法國之於雲南、貴州、廣西，是否也同樣有侵略行為？日本有不得已之苦衷，爲要保障滿洲國之治安，才向華北進兵，山西和華北有關，所以需要維持……」

十七 「還有理由麼？」

一直地，彭副總指揮和任政委交相和他問答着，他又發表他的偉論了。這時，他不像一個俘虜，不像一個輜重兵，倒像一個雄辯的政治煽動家，但他這煽動，又把我們煽動笑了。彭副總指揮笑着岔開了他的話：

「山西固然和華北有關，陝西、河南又同山西有關，雲南、四川，甚至全中國都將與華北不無關係，這麼一來，豈不是全中國都需要你們來代維持嗎？！」

大家笑了，使他自己也侷促的笑了：

「我是並無成見的，不過人云亦云罷了。」

直到這時，他才算斂住了雄辯。彭副總指揮不放鬆地，看了看他在嘴角邊的自認無理的笑痕說：

「你要知道，這完全是無理由的，要有的話，那便是說：中國應附屬於日本，可是，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些實在都不過是你們政府和軍閥們侵畧中國的一種藉口！」

「實在說起來，我也不知道什麼！」

話講到這兒，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彭副總指揮作着最後的結語：

「總之，要是日本不侵畧我們，日本便是我們的好朋友，反之，任你門講什麼親善提携的假面，來掩蓋你們的侵畧的面孔，我們仍舊是要堅決的反對！」

各人的談興未了，跟着又問了他一些閒話。問他不想家，要不要寫家信，有沒有什麼要求，生活上覺得有沒有什麼不如意的須要改善的地方，他都一概爽然地答復說：不需要。好像無論如何，他那副坦負了宣揚王道的「大和魂」精神，總是不可侮似的。

因為時間遲了，叫他回去休息，那另外一個便也就沒有再叫出來。

十八 「敵朋友」

由此以後，我便常常跑了去看他們。

有時，我一個人偷空跑了去找他們談天，有時，我被好奇的男女同志們攔攔着去看他。在我們的同志之間，有的用英語和他交談，他也非常客氣地用他不熟溜而且笨濁的日本式英語回答。

他的態度漸漸地好轉，生活漸漸地和我們接近，漸漸地和我們熟悉起來。

在這樣荒寂的偏僻山村中，我能够找到和我共談我懷念着的島國風物和東京生

活的朋友，這是多麼的意外呢？有時，我竟忘了他是由我們的敵人轉變成俘虜的人，我甚至想着他就是和我們一塊在海濱快樂地過了一個暑期生活的侑子的長兄。

十九 在我們隊伍裡

驛城鎮幾天的停留，我們又隨着總司令部出發了。

敵人佔領了正太路，佔領了同蒲路的北半段，正沿着鐵路南進中。我們走到他們的右側翼，也沿着同蒲鐵路，和他們並着頭，在山陰道間用我們的腳力，和他們乘的火車開始了玩笑的競走。

穿過山峽，越過高嶺，涉着冰流，冰流面上凍結了堅硬冰塊，有些較薄的地方，在鞋子和馬蹄下碎裂地響着。寒冷的朔風，一陣陣由臉面上刺刮着過去。

每天天不亮就要開始行軍。爲了避免敵機的偵察，我們循着山峽走。

在行軍的序列上，四郎和左柏是跟政治部同一個單位，是在我們的上前頭的，但他

們常常掉下隊來。當我們碰着時，互相匆匆的投給了一瞥笑眼，招呼一聲，攀談幾句。

有時，我們突然在路中發現他們掉下隊來；有時，當我們在休息着，又有見他們艱難地移着笨重的脚步趕上來。有時，我們發現他們不勝疲困的坐在山崖下的崖石上，兩雙日本軍人穿的黃色生牛皮鞋，頑強地贅在他們的腳上，拖住他們的腳。

「怎麼啦？」

「沒有什麼。」兩人一同說，一同向我慚愧地笑了。

二十 當兵

日本人是風行爬山運動的，在東京，只要走到幾家「屋」裡，有一層樓的一個部門，專門擺設着爬山用的各種器具，堂皇而精緻。但是，可憐日本可以稱之曰「爬」的山，就並不多，而這種運動，却又是摩登的玩意兒，就在那些人們中，也好像吃慣了油膩要吃點素菜樣，只是高興起來時，偶然來那麼一下。

四郎揮了揮手，意思是叫我不管他們，歸我的隊去，按規矩，跟了大隊走，有着一定的行軍序列，不準掉隊岔隊。

百十五師要由側面去襲擊敵人，他們因趕路用了強行軍的步度岔開了我們的序列，在狹隘的山道中挨擦着我們闖了過去。

要岔過一條河去，用石頭墊的橋，被他們的行列把佔據住了。

馬可以由河裡踐着水過去。

我們被隔在橋這面。

四郎和左柏在這時又趕上我們了：

「你們很辛苦吧？」

「好說，沒有什麼！」

「走得動麼？」

「慢慢的可以走。」

「很寂寞吧？」

他們都笑了，笑意倒是有些寂寞哩。

正在這時，有一個年輕的同志因為性急，被擠了掉到水裡去了，水花濺得別人滿身滿脚，一下子漲起了開玩笑的罵聲和笑聲。

我們停在岸這邊的也跟着笑了。

「這種生活很有趣吧？」

「是的，很有趣。」

他從頭到脚，在我的混身上下循回地打量：似乎對於我的一直由延安穿出來的江
西式的白布草鞋，又髒又舊的特別顯得「土包子」氣的棉軍衣，乃至我肩上的長槍，身
間圍着的百二十發子彈，背包——全套二等兵束裝，都感覺到十二萬分的有興趣，問我：

「你也是被徵來當兵的麼？」

「不，我們還沒有舉行徵兵制，但我們是全國性的抗戰，所以全國人民都是兵。」

「你是留學生，也當兵麼？」

「這有什麼奇怪呢？留學生就可以不要自己的國家麼？」

我跟着告訴了他，我們這種兵却不到火線上當戰鬥員，我們是全國動員，「有槍的出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謀出智謀。」而我們主要的作戰武器，則是袋上插着的筆和長在臉上的嘴。因為我們使用起這些來，較之使用大槍來得熟練些，可是萬不得已而需要我們使用到槍的時候，我們也不輕易放過它，因為這樣的去截擊敵人，怎樣破壞他們的運輸交通，這些道理，我們是也懂得點的。

最後，我指着前面的我們的隊伍說：

「不單我，這些背着槍和不背着槍的男女同志，他們全是大學生和留學生，和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一樣，爲了担当抗日救國的工作，拋棄了很優裕很溫柔的生活，自願的跑到抗日火線上來。我們不像你們，是被壓迫着來，因為你們『覺得還是在家作工好』，而我們有的是早已沒有了家，即使有家的，這個家會一天天地向着沒有的階段。」

裡逼近——我們不抗戰，就只有當亡國奴，這是我們每個民衆都深深的感覺到的。」

二十一 「他們是派來的嗎？」

我們走着，談着，遠遠地看見野地裡有大叢的人圍着，有煙氣瀰漫着他們；我下意識到是又過着一處燒水或者燒飯的地方了，本能地想搶上前去，但却不好走開。

慢慢的走着，到了白煙起處的地方。老百姓們用一塊快活的臉相看着我們過了一對又一對，不斷地叫着招呼我們。我們的弟兄們像狼群樣的，遠遠地便跑出隊來，蹣跚過去，一邊笑，一邊嚷：

「啊！真好吃的黃米飯啊！」

他們抓着一碗水就喝，抓着一碗飯就吞；吞幾口和喝幾口，又跳着蹦着蹣跚上前追隊伍去了，後面的又跟上來，重複着這一幕。

當我們走到接邊時：

「老鄉，來呀！你們辛苦了！」

「你們這倒方便，把水和飯都燒到路中來！」左柏很感興趣的說。

「是的，你要吃嗎？」

「不，我還飽着哩。這是你們隊伍預備的，還是賣的？」

「是老百姓們預備的。」

「派他們來的？」

「不，你看沿路都有，全是老百姓自願的。我們的民衆是幫助我們打敵人的，所以他們雖然自己沒吃的，還願捐湊來給我們。」

他看着像十分新奇似的。我心裏想：新奇的東西可到處都是哩！讓你們慢慢的來領略，來「見學」吧。

談話之間，看隊伍去得太遠了，他倆怕耽誤我，再三的催促我上前去，我便和他們分開，趕隊去了。

雖然過的是軍隊，因為是八路軍，又有俘虜，老百姓們都感到很大的興趣。在所有我們路過的村莊和城鎮，總有成千成百的男女老幼到村口迎接。

「老鄉，你們很辛苦了！」他們會這樣親熱的叫着。

「你們也很辛苦哩！」

「日本人在那裡呀？」年輕的夥子們，性急地這麼問。

「就在後面，馬上就到了。」

「沒有過去麼？」

「沒有，沒有。」

有時，也有人指着我們隊裡一個較矮的同志，因為他把演戲用的日本鋼盔戴在頭上，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會叫着：

「那，那，日本人來了，小矮個子的！」

別的人們便蜂群樣的擁過來。這便要直等着我們解釋清楚了，才又散開。

二十二 快活的人羣

隊伍在一條相當開闊的沙道上走着，前面的休息號音輕快地響了，我們便席地坐下來；吃乾糧，或者解大小便，也便是利用這樣的時候。

在這個開闊的曠野裏，黃色的軟沙，絨毯似地遼遠地鋪陳着。枯禿的荒林，到處點綴着，愈顯得這原野的古雅。沙河此時是枯竭了，只中間小溪樣的有股流水，此時却也給一層凍結了的冰面遮蓋着，在碎破的地方，流水沖激着石塊，才使我們曉得水是在流動着的。

太陽光的照耀裏，這山間的風色，愈更顯得美妙了。

這是適宜於每一個人回想起他生平最深記憶某件心事的環境。

「來，來，跳舞，跳舞！」

史梅特萊似乎有所感觸地，擺開手歡躍着用她那不純熟的中國話說。

馬上，我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指揮員，戰鬥員，拉起手，圍了一個大圈，踏着沙地，就狂亂地歡舞歡叫起來了。

笑着，叫着，喘息着。

正在舞得酣然暢然的時候，誰大聲地叫了：

「俘虜來了！俘虜來了！」

大家因為舞得相當倦了，有的便趁機停下來。我回頭看見左柏和四郎慢慢地，拖着他笨重的皮靴，老熊樣的踱了過來，樣子十分疲憊，也停了舞：

「××樣，左柏樣，休息一會吧！」

我想說來跳舞吧，臨時忍住了。

他倆寂寞的臉上，展開快意的笑了，對我們像有着無限的欣羨。

「你們很快樂！我們慢慢的走，一會趕不上你們！」左柏說，仍舊隨着陪伴他們的兩個特務員，繼續向前進。

「沒有關係，現在是大休息，至少有三十分鐘，我們可以坐到這兒來談談。」
我走過去，他們真地隨着我坐下了。

左柏奇怪的-looking 看着史梅特萊：

「她是露西亞人麼？」

「不，是亞美利加人！」

「她怎麼會到這兒的？」

「她同情勞動者，在八路軍還是紅軍時，他就到那兒去，她寫了許多關於紅軍的消息，情形到外國去，現在又隨了我們來當戰地記者的。」

我說着，又指着那邊正在邊跳邊笑不可仰的一個說：

「還有，那個矮矮胖胖笑着的，便是中國第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

「哦！」

二十三 一段插話

在短短的一下沉默裏，我們把視線展放到恬靜的田野。

「像這樣的一些景色，在你們日本是無論如何找不到的，對吧？」

「是的，日本沒有這樣大的荒山和平谷。」

「日本的風景只是在於小巧精緻，別的倒沒有什麼出奇。」

「公園呢？在東京的淺草，上野，日比谷……」

「日本最不高明的要算是公園，電車、汽車直接往裡面通過，又煩又吵。像淺草，則只是看那些到神社裡祭祀的人們和他們燒起來的煙氣了。」

我觸景地發表着自己風水之談，他們好像覺得我在侮辱他們似的，大不以為然的答了一聲：

「唔！」

我隨即又說：

「不過，像井之頭和動物園都是不錯的！」

「井之頭可以漕「撥舵」！」

「倒不一定這樣，櫻花開時，滿園紅光燦爛；櫻花剛謝，白蘭又開了，又香，映在水裡的倒影尤其好看！在日本，我除了想念你們的海濱，就想念你們的東京！」

我玩笑地，有意打動他們思鄉的心。

「爲什麼？」四郎問我。

「東京有你的這個……」左柏曲起手指，單伸開小指搖動着，這是日人暗示愛人的，因小指和愛人有些相近的諧音。

我故意地點點頭笑了。

「我想你們當然更比我們還要想了！」

兩人從新展開了一下趣味的笑又歛住，一同沉下了頭。

前進號又響了，我來不及設法解除他們爲回想所襲的苦惱，趕快去站了隊。

二十四 蛻變中

行軍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切卻漸漸習慣起來了。

以後，我看見他們時，已經騎着馬，那兩隻困人的生牛皮靴也不復在他們腳下了，換上了青色的，軟和的中國布鞋。他們的態度，也不像從前那樣地拘謹，顯得那麼的自然和閒逸。敵軍部的同志們，每次碰到我們，都帶給我們以他們在生活上、意識上都進步了的報告：

他們的態度一天比一天更好起來了。以前是橫蠻得簡直近於不是通人性的，現在對誰都很溫和了；以前不要任何要求的，現在什麼話也隨便地講了。他們希望吃大米，只是在這樣的僻野山嶼，那兒去找大米呢？而最耐人尋味的是，他們要想吃「大根」（註：日本的蘿蔔鹹菜，帶甜味，色黃，日人每餐必切成片盛於小碟中，再加以醬油，作爲副菜，名

曰「附物」）要我們設法找給他們。可惜在我們的勝利品中，這種東西偏沒有。假如我們的推測是不錯的話，他的想這種東西吃，除了習慣外，那是還深深地含着思鄉的心情的。

像這樣的一些要求，我們只能够將我們的處境，詳細地說給他，使他了解。

他們還關切着前方的戰事；也關切着他們受傷了，在我們前方醫院裡醫治着的弟兄的生活和心情。（註：那兩個弟兄是在百十五師前方醫院裏養傷，現在傷好，正在休養中，體力漸漸恢復，隨着傷痕的漸漸全癒，思想意識同樣也漸漸全癒，我們不謹醫好了他的傷，也醫好了他的腦筋，他們和我們生活得很好，作了許多唱給敵軍的歌，有一首是叫他們的弟兄到八路軍來做俘虜，我們正爲他製譜。）

人類一切的天賦，在他們心中逐漸復活轉來，他們在蛻變中。

二十五 「難道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完了麼？」

有一回，我們的同志這樣問他：

「我們準備送你回國去，你們歡喜嗎？」

當然，他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斷然地說不想了，沉吟了一會才說：

「很想回家，但事實是不可能的！」說完，跟着一聲長長的嘆氣。

「爲什麼？」

「要受處罰的！而且我們的父母也要連帶受處分的。」

「連你們的父母也要受處分嗎？」

「是的，處罰得很重。我們出來打仗，我們家裡焦心着我們的生死，還要焦心着我們

不要出了岔子！」

短短的幾句話裡，日本法西斯西軍閥的用心之狠，其猙獰面目，已顯然明之於我們眼前了。

他們爲滿足自己的侵略獸行來打中國，可以用種種欺騙麻醉方法來欺騙和麻醉

自己的同胞，使自己的千千万萬同胞來爲他們白白地送死，這還不够，還要送死的人們家中的老小爲他們担着痛苦之外，還要担着責任！

日本狠毒的法西斯軍閥們，也同樣曾經企圖用種種無恥的什麼「同文同種」、「親善」、「和平」、「邦交」等等花樣，等等漂亮名詞來欺騙和麻醉中國，使中國國民衆供給他們，像他們同胞現在來打我們樣的，打別的國家，爲他們夢昧中的什麼「東亞和平而犧牲」。

這些調子用臭了，再也不能發生作用時，又翻出古里古怪的什麼「有色人種」來迷惑我們。但我們的全國抗戰，尤其是今天的堅持抗戰，告訴了他：中國再也不會受他們的欺騙和麻醉，中國在今天是不僅醒來，而且是站立起來，而且在向他揮着鐵拳了！他們的日本弟兄，也總有在逐漸的清醒中大大地明白過來的一天的。

聽了四郎的話，我們的同志只好這樣地說了：

「那你就暫時留在我們這兒得了！」

「要回去也是可以的，須你們還給我槍，送我到前線，我先轉回部隊，然後再由部隊裡回家。」

「這怎麼行呢？你到了部隊，兵役沒有滿，他們怎麼會讓你回去？你回不了家，依然和我們作戰，說不定還會冤枉地犧牲了！你不明白以前，糊里糊塗的犧牲還沒有什麼，但你現在如果犧牲了，不很冤枉嗎？不如就和我們在一起，閒不住的話，我們可以給你點適當的工作，等中日戰爭結束了，再送你回去！」

「那麼，據你們估計，中日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够結束呢？」

「這很難說，也要由你們政府來決定，也要看你們民衆反戰的情緒怎樣。我們只能告訴你們：日本的進攻一天不停止，我們的抗戰也一天不會停止！日本的軍隊不完全退出中國，這戰爭是不可能結束的！」

他低下頭，良久：

「唉！難道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完結了麼？」

在這樣恬淡的生活裏，讓和融的氛圍氣薰陶着，也許是蕩起了他的舊夢，重新喚回來那安樂的家的記憶了吧？真的，在這種境地的他們心裏，世間上還有什麼更比這值得惦記和寶貴的呢？

有時，我們又聽他不勝感慨的說：

「你們這個部隊真奇怪，大家就像一家人，像弟兄，也分不出誰是長官。」

我們答復的話很簡單：

「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就是弟兄。」

但我們曉得，在一塊生活中，他們不僅在敵人的陣營裏找到了自己，而且也找到了「敵人」。他們由於接近我們的生活而更深的了解我們。他們那麼熱熱地來找我們談話，那麼和氣地問着我們許多事情。

他們被他們軍閥的毒氣染黑的心，從新讓我們嶄新的生活氣流給漾明亮了。

二十六 「民衆歡迎你們」

當榆社縣的土城門口吞進了我們的長蛇隊伍時，和我們到別的地方樣，冷清的街道，馬上又爲鬧囂所佔據。

百姓們把方才趕向山裏跑的豬羊，從新趕回來，把捉到房裏的雞，依然放出來在院中活動自由了。

開了幾天的店舖，此時在從新把門打開來。

一會兒，響亮的鑼聲向空騰揚着，鑼聲歇一下，便有清脆的人聲叫着：

「到文廟開會去，看日本俘虜去，看演戲去，還有朱總司令的演講！」

「看戲去！」

「開會去！」

「八路軍帶來了日本俘虜，到文廟去看去！」

兵士向老百姓們傳告着，老百姓向老百姓們與高彩烈的互相傳告着。
幕晚。

西北風峭嶮地吹着，冷月掛在枯禿的枝頭上，顯得這座古廟是多麼的荒涼而寂寥。
由冷月上掉下冰來，攪在朔風裏，直軋着台下千萬人們的肌骨。

一陣哄嚷聲由第三進的堂門裏漲起來，人像潮水樣的往前湧。在人們的推擠中，擁進來兩個人：

四郎的眼光，一隻由玻片裡，一隻由窟窿裡同時不安地回轉着，怯怯地向着這團烈火一樣熙攘着的大羣人們看。像有些什麼疑慮，像一個人走極其陌生的國度裡似的。由他那表情裡，我知道他急於要找到一個熟人來給他解釋這疑團；左柏也表現得惴惴然，跳蕩着一顆奇疑的心，不自然地，默默地跟着人們走。

我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像這樣的羣衆大會總是要開的，但四郎們不知道，他們還是頭回參加。

一顆富於情感和靈性的人的心，此時是在忍挨着如何的刑罰呢！僅僅被當作動物讓牽來牽去的給人參觀，滿足人們的好奇慾，就已經够受了，何況帶着這無限屈辱之外，又復担心着將不知開演如何的一幕活劇，將不知如何被擺佈呢！

由他們侷促的眼光裡，我讀出以上的意思來。

我想着在一起生活中逐漸轉好和進步了的兩副頑強的靈魂，他可能進步得更好，他是無辜和無罪的，他此時的腦筋系統已不是我們敵人所有的那套了。我走過去，等挨近了他們時，我想問他們：是誰叫你們忍受這屈辱的？

「很辛苦了！」我說。

「好說，好說，沒有什麼？」兩人的嘴角，都拉長了歡欣的線條。

「要我們來開會，是麼？」

「他們沒有明白告訴你們麼？今晚上的晚會，是民衆歡迎你們，一會還演中國戲給你們看呢！」

陡然，一塊殭沉的臉，馬上冒出來熱氣來，笑了：

「哦，是這樣嗎？謝謝！謝謝！」兩個人爲了過分的喜悅，一連向我打着躬，好像這種盛情，是由我私人授給他們似的。

「我們的仇人，只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我們全國的人民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對你們被迫來參戰的士兵弟兄的苦衷，是同情的。」

他們都低下頭，有所思地沉默住了。

我跟着進一步提醒他們說：

「你上回不是說，你很願中日兩國，互相很友好地來往麼？這樣的日子一定會有的，但絕不是如你們國裏的軍閥所高唱的什麼『親善』、『提携』，而是你們國裏沒有了那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法西斯軍閥，那時，我們中國人，和日本的民衆，好像從前，比從前更友好，更親愛地來往。」

他輕輕地點的頭。

我注意到許多眼光都集中到我身上，大約他們對於一個大兵的說着他們不懂的話感到太奇怪吧，轉念之間，我的話停住了。四郎和左柏趁這冷靜的機會離開了坐位，起來走動了幾步，在一張寫着開會秩序的紅紙前站住了，似乎在認那上面寫着的，他們能懂的漢字。

二十七 朱，就是朱德嗎？

忽然，左柏扯了四郎一下，歪着頭輕輕的對他說了些什麼，四郎唯唯地點首應着。左柏又轉過身來，指着開會秩序問我：

「朱，就是朱德嗎？」

「是的！」對着他所指的「朱總司令講話」的第一個節目，我說了。

「他在嗎？也在這兒嗎？」

「在這兒，他馬上就來了。」

有人推舉縣長做主席，全體舉手通過了。由主席正式的宣佈了開會後，跟着報告開會理由，介紹第八路軍，介紹朱總司令。

主席致完了詞，舉行下一個節目：

「朱總司令講話。」

下面暴風雨似的一陣掌聲漲起來，把烏鴉由樹頭驚起，在空中打旋咕噪；而左柏和四郎也伸直了頸頸，在看被掌聲的浪濤湧起來了的人。那表情，似乎是在偵察這人是否假冒了那個他們腦筋中的名字；又似乎是怕這人出來了一閃馬上就會不見了那麼地，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對着一個適當的地方。

大約因為年事稍老的關係，上台來穿着灰棉軍服，腰間繫着單孔小皮帶的人，兩手交互的攤在袖裡，顯得背部有點兒僵僵。然而，這仍不會有礙於他矍鑠的精神，反覺得老當益壯。多年艱苦奮鬥的風霜，把他的臉侵蝕得結實而粗黑，那對眼睛，雖然在夜間，仍舊閃着鷹樣的弈弈光輝。

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比別人特別。

他走到台前，在朔風的直接撲刮中，放下手，挺直腰：

「同志們！……」令人一聽着便覺得混身鬆快的溫和而親切的一聲稱呼，開始了他的演講。

「就是朱德嗎？」左柏爲那奇怪的肅靜所襲壓，低低地沉着氣問我。

「是！」

「他不是那天和我們一塊談話，以後又常常和我們在一起談話的嗎？」四郎也問

我。

「就是的。」

也低下頭了。

在他低下頭的一瞬，我知道他的腦裡，也像我們樣，此時在泛上日本軍人的模型。

那些只能在油畫館和照相館門前才可看到像片的貴人們是不必說了，就是有時

在電車上碰到穿黃呢軍服的，即使是少尉之類的小人物，坐在椅上，那儀表非凡的模樣，使你覺得他是一個被塑穩了的泥佛：一動不動，甚至連眼珠都不高興轉，肚腹挺在胸上，扶看閃亮的佩劍的不可一世之慨的尊容。領略慣了這些的四郎和左柏，難怪他不習慣於辨認當前這一切了。

一個把名字往全世界五大洲馳跑，不曉得有多少個不同國家的男女老幼，爲着他這神秘的名字而嚮往的人，照理不應該只是這麼平凡的。他是無論走到中國任何軍隊裏，都能找得到的老兵士，以及伙伕之類的人物。

不斷的熱烈掌聲之後的壓倒的掌聲，歡號聲，把朱總司令的話結束了。

四郎和左柏似乎被這氣勢所威脅，呆呆地。

二十八「良心話」

「歡——迎——日——本——兄——弟——演——講——」下面士兵和民衆

齊聲叫起來。

「××樣，古柏樣，民衆們歡迎你們演講！」

迎着他興奮歡欣的臉，在民衆們熱烈的希望中，敵軍部的蔡同志拍着他們的肩頭。他笑了，似乎更興奮。但轉念之間，都十分勉強的把頭搖了搖，好像他不願講是無可如何似的。

「不，我還是不講好。」

「有什麼顧忌嗎？無論你怎麼講，我們不會爲難你的。」

「不，我要講的良心話，將對我們國家不利，恐怕有新聞記者要把我的話發表出去！」

「隨便你講什麼，因爲是民衆們歡迎你。不一定要你講對你們國家不利的話。就是隨便談點你們到我們這兒來以後的感想，對這次戰爭的意見，民衆們都會很歡迎，很滿意的。」

「我……」

「不過，你如十分不願意講，我們也不勉強你。」

「好！我要講！」四郎決然地。

——現在，我們請這位異國的弟兄，××四郎講話！」

這聲浪在廣場中顫蕩地響起的時候，人羣像遇大風的海面一樣，浪濤似的激動起來。

一陣掌聲和歡迎聲把他迎到台前，他張開口，起初是顯得有些不自然，但講了幾句後，激動而快速的語句，珍貴地由他的口裡湧流出來，我們的一位同志，也揚開了喉嚨，逐句地代他翻譯出來：

「親愛的支那兄弟們，你們這樣熱烈的要叫我來講話，使我感到萬分的慚愧！原因是我是拿着槍桿來到貴國殺你們的，你們的敵人！當我們在日本時，每天眼花撩亂地都看着上面登載宣傳的貴國人如何壞，如何的蠻不講理，如何無故要和我們做仇人，什麼抗日，反日，排日，因此我們皇軍要征服他！我們的日本同胞，受了這種欺騙宣傳，覺得真是

應該打平貴國，征服貴國，方足以顯我們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的威風，才對得起我們的天皇！弟兄們！我們是這樣的來到貴國，和拿着槍來做貴國兄弟的敵人的！我離開了我們的工廠到貴國來，雖說是被國家法令所迫，但我仍舊很興奮很高興，因為我可以施展我們男兒的本領，找着我們男兒的出頭日子！

「可是，我到貴國來以後，我看見日本同胞對待貴國兄弟，那才真是野蠻殘暴！他們隨便地殺死了沒有抵抗力的人民，隨意徵發人民的東西，隨便地把年輕的婦女拉來姦淫，我雖然到中國來還不久，我看够了這些。我心中對我們的同胞深感不滿，我對這次戰爭的意義，也就開始了懷疑，可是這時候，我也才只僅僅的是懷疑，我浸沈在那樣的氛圍氣中，我失去了對自己主動的力量。我雖然不滿我們的同胞們的行為，但我的行為，却也正好和我們那些我不滿的同胞們沒有兩樣！那時，也許我們的同胞中，也正在有人對我不滿吧！

「我被八路軍俘虜過來，我想，完成我的心志吧！為我們的天皇，為我們日輝旗飄揚

下的祖國犧牲，是無上光榮的！但誰想得到呢？八路軍並不殺我，讓我活着，而且，我可以坦白的告訴諸君，我在八路軍中所受的待遇，在我們自己部隊裡也不會享受過；八路軍不僅他們自己互相間像親弟兄，待我也像他們自己弟兄一樣親愛！弟兄們！這時，我更明白我的到此，完全是受了欺騙！過去在上官口裡聽得的，在報上看到的，完全由事實証明了那都是假的！沿途上，我們隨着八路軍，在所經過的地方，民衆們都是樸實溫和的，我尋不出如我在我們國裏所盛宣傳着的那種野蠻和殘暴；在我眼前，一切都是親愛！我真實的了解：中國的民衆，並不是我們的敵人！」

掌聲把他的話吞沒了。我回頭看見寫大地的女兒的史梅特萊，她也許爲了不勝過分的激動，那原來已然表現出一個慈和的老太太的眼光，此刻是洋溢着熱淚了。她隨着翻譯者語言的起落，飛快地馳動着她的準備將這篇話帶到全世界上去的一件事。

「親愛的兄弟們，在這一個多月的生活中，我不是做俘虜，八路軍優待我，我像是做客；八路軍教育我，我像是進學校。我的這段生活是最值得紀念的做客和住學校的生活！

在和八路軍共同的生活，聽他們給我談話，以前認為滿有理由的，到頭是自己覺得無話可答；以前模糊的道理，現在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我們現在明白我們不僅是被壓迫來送死，而且是被欺騙來打中國的弟兄！」

雷樣的掌聲，把地心震撼，把會場鼓動，火樣的情緒，把會場燃燒了！

「親愛的兄弟們：我是一個工人，是被壓迫被剝削者！我今天是真實的理解清楚了！支那民族，支那的民衆，全是被壓迫者，我們被壓迫者應該聯合起來！日本的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應該和支那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掌聲像除夕的爆竹，由斷續而至掀天倒地的響徹了全院，突過了周圍的牆壁和房屋，向遼遠的四野擴散開去。

人們忘了一切，忘了此時是露立在冷廟的院子裡，同由四面逼來的勁冷的西北風作鬥爭。

緊跟着他語音結束的，是暴烈的：

「中目民衆聯合起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千萬人合成的這響聲的巨浪，把世界淹沒了。

二十九 我這樣期待着他們

在一個寒冷的天氣裡，我們似乎沒有頭沒有尾的綿長的蛇陣，在風雪裡進軍中。
過了沁縣，過了沁源，在沁源城外的山頂上休息着。

在這時，爲了當地民衆的要求，接到命令，要我們留在這兒工作。

前進號在雪空裡顫響着，把靜歇着的人們喚起了，列陣的長蛇，又開始蠕蠕地向前移動它的軀體。

總部又和我們分開了。

我看着他們倆：四郎和左柏，我個異國的「敵朋友」沈默地騎在馬上，那馬當心地艱難地把蹄子踏在雪和泥攪着的地上，跟着長蛇的陣伍，悠慢地在山道裡蜿蜒着向前。

去了。

「××，左柏，再會吧！我們要在這兒分別了。」我向他倆揚着手。

「啊？」兩張口一齊叫着。

「再見吧！」

「再——見——吧……」

行軍的行列，却不許他們在這時候下馬來了。

慢慢地，紛亂的雪花所織成的昏幕，模糊了他們的影子，山峽隨着把他們吞沒了。

我們又和總部脫離了。

從此，只有兩個臉孔隨時在我的腦中活動，那是由陌生而變為熟悉了的，猶如那兩顆由頑強變得和軟了的心在我胸中一樣，任何時候都激蕩着我對他們的惦懷。也惦懷着他們雖然已經變得安適了的臉上，對青春的無限惋惜的那種殘痕。

我想，如果我們最近要俘擄得更多的敵人，可以一同把他們送回，很多的，人一齊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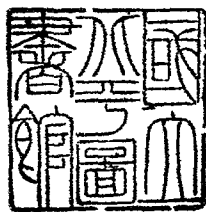
去，他們的法律也許對於這太多的人要例外一些，失去它嚴厲裁制和執行的效能吧？

這樣，他們可以重溫家園的舊夢，他們的青春，可以從新開放出美麗的花朶來；我們愛好和平的美德和我們偉大民族的精神，會由他們的身上和口裡傳遍三島，給他們國內那些像他們一樣冤屈的靈魂增添上信心和力量，很快的翻轉身來裁制他們那些人類姦賊，罪大惡極的法西斯魔鬼！

我懷念着他們，我對他們作這樣的期待。

一九三七，十一月廿六章於洪洞；

一九三八，二，五改於漢口。



戰地生活叢刊

兩個俘虜

本書著作權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廿日學初版

發行額：七千冊

著 作 人 天 虛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廣州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梧州大中路 長沙東長街

支店：宜昌二馬路 武昌察院坡

重慶售珠市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乙 項：第 72 號
出版物：第 0162 號

82
10432 /
+2)

\$0.15